

张氏父子之

第二卷

张学良 传奇

窦应泰 著

6月21日，张学良正式公布张作霖的逝世讣告。东三省在张学良的运筹帷幄中度过了动荡危险的日子！张学良亲自主持张作霖盛大而隆重的吊唁祭悼活动。6月18日，张学良继任奉天军务督办。6月20日，他担任了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长一职。7月1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一致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从那一天开始，少帅张学良从此开始了他坎坷而传奇的生涯……

吉林文史出版社

100

张氏父子之

张学良 传奇

第二卷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学良传奇/窦应泰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7. 5 (2006. 7 重印)

ISBN 7-80528-940-9

I. 张... II. 窦...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1654 号

张学良传奇 (1—4 卷)

窦应泰 著

责任编辑: 耿 宏

封面设计: 原创在线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23.5 印张 43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 定价: 112.00 元 (全四册)

ISBN 7-80528-940-9

目 录

第十四章	惊悉事变胆欲裂 慷慨陈词巾幗心	(181)
第十五章	慰问乡友亲临奉天会馆 凛然募捐直入六国饭店	(196)
第十六章	私产运北平本庄繁失策 通敌守热河汤玉麟出丑	(209)
第十七章	失热河举国上下同愤慨 抵保定蒋宋齐来逼下野	(224)
第十八章	下野将军遍游古罗马 墨索里尼纵谈法西斯	(237)
第十九章	塞纳河畔惊悉苏方程访 公社墙前突遭学生痛责	(253)
第二十章	邂逅罗马马占山追叙别情 密访杭州张汉卿重申抗日	(264)



张学良传奇(第二卷)

- 第二十一章 忙里偷闲张汉卿论画
望风捕影戴雨农进谗 (279)
- 第二十二章 钱大钧东湖戏群芳
苗剑秋怒砸俱乐部 (289)
- 第二十三章 雅兴顿消刘湘枉设姑姑筵
请战未遂少帅无心看佛光 (304)
- 第二十四章 西京知己初识杨虎城
技高轻敌血溅教场坝 (316)
- 第二十五章 临危有谋勇降“盖西北”
欲哭无泪痛失东北军 (330)
- 第二十六章 阎宝航直语开茅塞
张学良觅友上海滩 (345)

第十四章

惊悉事变胆欲裂 慷慨陈词巾帼心

中午时分，张学良从香山赶回北平，在顺承郡王府稍事休息后，便带着侍从副官长谭海、总务处长朱光沐、卫队营长刘多荃及一排侍卫，急匆匆赶到北平的正阳门火车站。那月台上早已戒严，一列只挂三节车厢的专用列车已经升火待发。张学良等人刚刚在专车上坐稳，那列专车便开出车站，径直地沿着京太铁路风驰电掣般地向石家庄方向驶去。

张学良无意观览车窗外飞掠的初秋景致。他独自坐在包厢车里，一边漫不经心地浏览着几份东北方面送来的文件，一边沉思着蒋介石为什么事情御驾亲征，非要马上与他在石家庄见面呢？莫非又是为东北方面的



张学良传奇(第二卷)

事情吗？是的，只能是为那边的事情而来。因为自从他与南京正式联盟以后，蒋介石几次要求他及东北必须要服从南京政府的条件之一，就是外交权由他来对东北负责。今年4月他正式来北平就任行辕主任不久，一度平安无事的东北四省，突然间接连不断地发生令他为之忧虑的事件。4月份在吉林长春西北约30公里处，有一个朝鲜人集居之地，名叫万宝山，由于汉奸郝永德的蛊惑，中国农民和朝农因引水开渠一事发生纠纷。日本驻长春领事借机扩大事端，唆使近百名朝农加紧筑坝，并派军警而前来“保护”，当地农民自动集合500多人填壕，日本军警开枪，打死中国农民1人，逮捕10人。张学良为此事甚为恼火，但他不敢擅作主张，几次用电话向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的回答始终是模棱两可，只是告诉汉卿千万不要引起武装冲突事件。然而，东北方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6月下旬，张学良突然接到蒋介石从南京打来的电话，以训斥的口气对他说：“汉卿，我早已告诉你，东北与南京联合以后，一切外交权在中央，可你为什么遵守诺言呢？”张学良大惑不解：“委座，这话从何来呀？”蒋介石在电话里怒吼：“你手下的人为什么敢无故扣压日本的中村大尉？南京已经接到了日本外务省的抗议！我要你马上放人！决不能因小事而酿成大祸！懂吗？你必须马上查明事件真相，尽快放人，然后向我报告！”张学良大吃一惊，他坐镇北平根本不知东北又发生了中村大尉被扣的事件。他马上下令沈阳留守张作相即刻调查放人，不料这一查反倒使本来担心东北发生涉外纠纷的张学良，更加吃惊：原来中村大尉秉承日本陆参谋本部的密令，偕同沈阳特务机关要员井杉延太郎，秘密潜入

第十四章 惊悉事变胆欲裂 慷慨陈词巾帼心

大兴安岭绘制我军地形图，被驻扎此地的东北军炮兵三团捕获。副团长董平兴在审讯时发现日特中村震太郎大尉就是自己当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的同学，而刚才中村和井杉两人居然伪称蒙古人。当团长关玉衡听了董平兴的报告，并发现中村绘制的地图时，认定两人为日方间谍，当即将中村，井杉枪毙焚尸。后来不知何故秘密外泄，日本外务省便几次向南京方面要人。在张学良面前接连出现“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一时间令他感到十分棘手。如今，蒋介石亲自要与他在石家庄见面，是否与这两个“事件”有关系呢？

日影西斜时，张学良的专车已经缓缓地驶进石家庄车站。“少帅！”副官长谭海和总务处长朱光沐走进包厢，说：“蒋委员长的专车已经先到了，车站内外都是警卫！”张学良从窗口探头一望，见石家庄车站并不很大，但却是个枢纽。月台上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一般，显得气氛格外紧张。张学良心里一沉，暗问：蒋介石为何要到石家庄？

“啊哈，汉卿！别来无恙？”当张学良和谭海、朱光沐等侍卫来到另一条路线上的蒋介石专车前时，守车的侍卫将谭海等人拦在月台上，只让张学良独自一人登上蒋氏的专车。张学良刚走进专车的门口，里面就传出他非常稔熟的奉化土音。他抬头一看，正是蒋介石。许久未见，站在面前的蒋介石面庞越加清癯削瘦，但他那一双深幽而冷峻的眼睛依然“目光灼灼”。

“委座，是什么大事劳您亲来河北？何不在电话上与汉卿交谈，也就是了！”张学良与蒋介石见了礼，寒暄过后，



张学良传奇(第二卷)

蒋介石将戎装整齐的张学良让坐在包厢车的沙发上，然后他见侍卫上了茶点，就挥挥手赶散了从人。张学良一边默品着香茗，一边暗暗地打量坐在对面的蒋介石。他今日穿着玄色的马褂长袍，头上未戴礼帽，发际依然是光秃秃的。但他的脸色已不像去年在南京时那样热情，紧张中又含有几分愠怒。蒋介石沉默有顷，忽然道：“汉卿，日本人就要在东北动手了！”

“啊？日本人要武力相见吗？他们究竟为什么这样愚蠢呢？”张学良猛一听蒋介石说出这种令他心里恼火的话来，脸孔登时气得煞白。他向蒋介石面前凑了凑，说：“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都不过是日本人故意夸大的借口，其实这些事完全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得以解决。委座，他们为什么要诉诸武力，莫非真为解决那两个事件吗？……”蒋介石的脸上现出一抹痛楚的表情，他似心里有许多难言之隐，有心向他诉说但却欲语又止，只是讷讷地说：“也许是，也许不是！这个，这个你别追问，我只是来告诉你，日本人快要动手了！……”

“他真要动手我也不怕！军人嘛，就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张学良见蒋介石心里有事，也不好深问，便慨然地一拍胸口说：“委座不必为此事忧心，只要他想武力解决，我张汉卿也以武力相迎！委座此次来找我，就是要我们东北军事先做些准备，以便迎击日本人的突然袭击的吗？……”

“不不！决不，决不是那个意思！”蒋介石连连摆手摇头：“我是来告诉你，不许还手！……”

“什么？不许我们东北军还手？”张学良听罢大惊，拍

第十四章 惊悉事变胆欲裂 慷慨陈词巾帼心

案而起，怒道：“委座，如果日本人真的以武力犯境，到那时你不让我们东北军还手怎么行？军人就是保民保土的，你不让还击，让我张汉卿如何向部下交代？再说，国难家仇，系于我一身。委座，你想我怎么能忘记皇姑屯事件？我又怎么能忘记日本人的杀父之仇呢？不管委座有什么道理，只要日本关东军敢于发动武装侵略事件，我就国恨家仇一起来报了！退一步说，我张汉卿守土有责，又怎能面对外敌入侵而袖手旁观呢？……”

蒋介石吓得面如土色，连连摇头说：“不不不！汉卿！说什么也不许你动手！”张学良大惑不解地问道：“为什么呢？”蒋介石见他这般冲动倔强，也不敢与他争吵，只是嗯嗯啊啊地劝道：“汉卿，我让你不要动手就不要动手！为什么？嗯，这个，这个我也说不清，反正我知道日本人一旦诉诸武力，你的东北军不是对手！这个，这个，我的南京军队也不是他的对手！日本关东军厉害！我劝你要接受过去的教训呀，莫非你就忘了中东铁路事件吗？你的东北军连俄国军队都打不过，又怎么敢和日本军队作战呢？……嗯，不管怎么说，我让你不要还手！……”

“委座！”张学良见蒋介石这样执拗地制止他出击，心里又疑又恼。他狐疑不解的是蒋介石在南京，为什么他会预先知道日本军队将要在东北动手呢？他恼恨的是蒋既已获悉日本军队的情报，又为什么不支持东北军迎击敌寇，反倒要压制自己军队呢？他激动地向蒋介石发出质问：“我决不以东北军那样不堪一击！如是那样的军队当初为什么能击败阎锡山和冯玉祥呢？再说即便东北军真无能，那也应该允许我军与日本军队拼一拼打一打！否则，你又让



张学良传奇(第二卷)

我如何向军队交代？我张汉卿岂不是成为历史的罪人？岂不是成了卖国误国的奸佞吗？你我既已拜了契兄契弟，更应该为我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呀！……委座，我张汉卿名誉如何且可不考虑，如果东北疆土因不抵抗而落入敌手，那后果难以设想，委座又如何来收拾残局呢！”

“残局我能收，我自有办法！”蒋介石被张学良这番话气得心里冒火，原来他早已料到张学良会这样拒绝的，所以才决定亲自来与他谈判。现在见张学良的少爷脾气勃然发作。他也恼羞成怒地喊叫起来：“世界自有公断！你懂吗？如果日本人一旦以武力压境，到那时国联决不能坐视！你懂吗，我可以通过国联来使日本屈服！……”

“委座，国联又怎么能有让日本投降的威力呢？”张学良还在据理力争：“依我看最有效的措施，还是马上向东北调集重兵，一旦发生意外就以武力相抗！……”

“放肆！”蒋介石再也忍不住了，他心火迸发地霍然跳起，怒目横眉地向张学良拍案喝道：“汉卿，究竟你是总司令，还是我是总司令？！……”

“你……！”张学良愕然怔住。他万没想到昔日待他谦和豁达的蒋介石，居然会在此重要事情上凶相毕露。他有心继续与蒋介石争论下去，但他见蒋已经摆出一种铁面无情的架势，情知再争无用。只得忍下一口气，一屁股颓然跌坐在沙发上……

北平的秋夜，万籁俱寂。

刚才还是繁星眨眼的夜空，蓦然间乌云四合，雷声隆隆。一阵阵狂风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扫来荡去，大有一种秋

第十四章 惊悉事变胆欲裂 慷慨陈词巾帼心

雨欲来之势。这正是 1931 年 9 月 18 日的深夜。

一辆美国奥斯汀轿车疾驰过阒无人迹的市街。车里坐着脸色忧戚、心神不安的赵一荻，她的身边坐着腋下挟着公文皮包的侍从副官长谭海。赵一荻此时心火迸蹿，她按捺不住内心的紧张冲动，不时地催促着前面的司机将汽车开着最高速，那辆小汽车便像发了疯一般地直向长安大戏院方向疾驶。

十分钟前，沈阳东北军守军将领王以哲的急电发到了北平顺承王府。电告张学良：日本军队强占了沈阳兵营——北大营！赵一荻从谭副官长的手里拿到这份令人震惊的电报时，激愤异常，她的头“轰”地一下，宛如猝然遭到电击雷打一般。她当时也顾不得多想，急匆匆地和谭副官长爬上了一辆小汽车，直向午夜的长街上冲去。当时赵一荻只有一个念头：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张学良！

赵一荻凝望着车窗外疾掠而过的茫茫夜色，雨云在天空上积聚翻涌。她痛楚地闭上了双眼，一刹时脑际思绪纷纭，犹如电影镜头般地掠过一幅幅触目惊心的画面：被重炮攻陷的沈阳城；焚烧的房屋和北大营被炮火映红的天穹；被日寇击毙的东北军士兵，死尸横陈，血如河流，百姓愤怒的眼睛……

赵一荻想起那次她和于凤至、张学良在北平西山，突然接到了蒋介石要张学良到石家庄与他见面的密电。次日凌晨，当张学良搭夜车赶回北平时，赵一荻和于凤至很想到汉卿的卧房里去打探一下蒋介石召见他的内情。但当她和于凤至看见张学良颓然地躺在床上，脸上失去了以往她



们常见到的笑容时，赵一荻和于凤至已猜到张学良必然遇到棘手难缠的事情。她们再也不敢询问此次去石家庄的情况，都战战兢兢地守在旁侧，眼望着张学良在床上唉声叹气，紧蹙双眉地翻来倒去的折腾。原来在去石家庄前，张学良因感冒，已断断续续地在住院。此次从石家庄归来，不知为什么他的病情突然转重了，后来请来中医为汉卿诊病，方才知他的感冒已经转成了伤寒。在赵一荻和于凤至的张罗之下，张学良很快就住进了北平的协和医院。一连数日的抢救医治，张学良的伤寒病已渐渐地好转了。今天晚上，张学良和于凤至是为了陪一位即将离任的外国公使看戏，才来到长安大戏院的。现在必须要马上将他从大戏院里请回来。

一阵闷雷在头顶上滚过，赵一荻微微一震。她想到目前沈阳的危急局势不禁肝肠寸断，心如火焚。那次蒋介石为什么事情将汉卿召至石家庄的？会不会为沈阳的军事冲突呢？想不到蒋介石与汉卿刚刚谈过不足半月时间，日本关东军居然在沈阳北大营下了手。尤使赵一荻为之焦虑的是，张学良纵然手握重兵，怎奈他现在因与南京联盟而被蒋某人牢牢地捆住了手脚。

此时，在长安大戏院的特等包厢里。张学良和于凤至正陪着几位外国公使在专心地听戏。舞台上，国剧大师梅兰芳正演出他的拿手好戏《宇宙锋》。在琴瑟胡管的伴奏下，梅兰芳扮演的赵女正在唱西皮散板：

见此情我这里不敢怠慢，
必须要定巧计才得安然。

第十四章 惊悉事变胆欲裂 慷慨陈词巾帼心

见哑奴她教我把乌云撕乱，
抓花容脱绣鞋扯破了衣衫……

掌声中张学良支撑着久病初愈的孱弱身子，正以手击节，专神地聆听戏文。他哪里知道此时远在关东的腹地沈阳，正在爆发着一场日后使他悔恨终生的突然事变……

赵一荻见小轿车在长安大戏院的门前戛然刹住，就和侍从副官长谭海急匆匆地跳下车来。两人气喘吁吁地闯进戏院，飞快地上了楼梯，冲进了东包厢里。台上梅兰芳的戏正唱在劲头上，张学良和于凤至忽见赵一荻和谭海慌里慌张地进了包厢，都吃了一惊：“出了什么事？”

“汉卿！”赵一荻将王以哲的电报递到张学良的手中，声音已经哽咽得欲哭：“奉天兵变！北大营……已经落在日本人的手里了！……”

“什么——！”宛如晴天霹雳猝然向张学良击来，他气得捶胸顿足，欲哭无泪。电报托在他的手里，他的手情不自禁地颤抖了起来……

台上梅先生还在唱：

“听说疯我只得随机应变，
倒卧在尘埃地就信口胡言……”

五分钟后，两辆小轿车从长安大戏院飞快地疾驶而出。

张学良和赵一荻坐在头一辆小汽车里，谁也不说话，都在想着沈阳方面突然传来的事变消息。

“无论日本人要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去占！汉卿，



张学良传奇(第二卷)

我们就是不抵抗主义！这是我说的，但是你不许对别人说这话是我蒋某人说的！”张学良的耳边嗡嗡作响，他想起那次在石家庄车站上，蒋介石在将郁郁不乐的张学良送下他的专车前，压低声音又对他叮嘱道。当时，张学良真恨不能回头狠揍蒋介石一拳，这种话说得太卑鄙了！这怎么像一个国民政府委员长所说的话呢？他显然与日本人已有了某种密约或同盟之类，故而控制着东北军的手脚。但是，把不抵抗的罪名还要由我张学良来承担，而且还不许向别人说出是蒋介石的主意！这是何等的卑鄙？！张学良一路上满腔愤懑，越想对蒋介石越失望，越想对蒋越恨。直到这时他才后悔自己当初不该过分轻信蒋介石，以至于现在他已误上了蒋的贼船，难以自拔。他从石家庄回到北平，便一病不起，终日高烧不断，住在协和医院里。

“轰隆隆……”天空响起一阵长雷，暴雨顿时倾盆而下。张学良坐在汽车里凝望着车窗外乱箭似的疾雨，心乱如麻。他记得9月16日，也就是事变发生两天前，蒋介石唯恐他在石家庄对张学良的威胁不能生效，为慎重起见，蒋介石又从南京给张学良发来一封绝密的《铣电》，内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万般无奈，只得被蒋介石牵着鼻子走，他急忙电令辽宁省主席臧士毅及参谋长荣臻，传达蒋介石的指令：

“平密。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方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第十四章 惊悉事变胆欲裂 慷慨陈词巾帼心

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张学良。鱼上秘印。……”

“他妈的！不抵抗，不抵抗！现在让日本人把我的北大营给占了！”张学良激愤难忍，他一拳狠狠地朝着车窗捣去，“哗啦”一声，玻璃破碎……

两辆汽车像疯了一般地冲进顺承郡王府。虽然已是子夜时分，但满院宅笼罩着紧张的气氛，大门外增添了哨卡，议事厅前的院井里停着许多辆小汽车。秋雨越下越大，张学良当时正害着伤寒，尚在协和医院住院，但在这种情况下也顾不得喘息，便冲进雨幕中，由赵一荻和谭海扶着走进了议事厅。厅内灯火如昼，几位被临时召来的东北军将领戴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马占山等人都在这里翘首以待。不等张学良坐稳，侍从秘书又将东北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一封加急电报送到会议桌上。张学良急忙拆阅，原来是一封请求抵抗的电报。这份电报就像一枚炸弹，突然炸开了大厅里压抑而紧张的气氛。

“你们看，日本人欺人太甚！”于学忠指着荣臻的那份急电说道：“我方已经一退再退，一忍又忍。可是荣臻的电报却说：‘驻沈阳南满站的日本联队，突于本晚十时许，袭击我北大营，诬称我方炸毁其柳河沟铁路路轨，现已向省城进攻，我方已遵照蒋主席的指示，不予抵抗！’大家看，我们再这样下去，如何得了？”

“是呀，汉卿！”刚从黑龙江省赶到北平述职的万福麟也说：“日本鬼子太不成话，我们不抵抗怕是不行的！如他们打下了沈阳，再要我们黑龙江怎么办？莫非也这样拱手